

四座房子见证巨变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我们家族祖孙四代一共建造了四座房子。从茅草房到木板房,从钢筋房到商品房,记录了一个家庭从贫穷辛酸走向幸福生活的峥嵘岁月,也见证了祖国从百废待兴到繁荣昌盛的风云历史。

听父亲说,爷爷是个孤儿,童年时代父母因病相继离世,靠给地主看牛、砍柴度日,过着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生活。30多岁才娶了奶奶,住在别人家一个小房间里。后来得知本村一户人家的木房子要拆除,爷爷便借了钱,把那些木料买回来,请人修建了一座低矮阴暗的小木房。三排两间,一间当睡房、灶屋,另一间养猪、放柴草和农用杂物,十分拥挤,有几处还盖上茅草,像个猪窝。

大约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父母在旁扩建了一幢两层的木房,有四个房间,还有堂屋和厨房,比以前宽敞多了。原来爷爷修建的低矮木房,被改造成猪圈和牛栏,用来堆放柴草、稻谷和杂物。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责任制,我家5口人,分到5亩多田,还有一片长满树木的自留山。每年能收获三四千公斤稻谷,除去一家人食用,还剩余近一半。母亲每年还喂养着两头大肥猪,再加上父亲在教师岗位,每月有四五十五元的固定工资。家里收入慢慢增加,生活水平渐渐提高。

那幢木房子,经过20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霜打雪压,有的木板开裂了,有的木柱腐烂了,靠近北面的一墙木板东倒西歪,几乎变成危房。冬天则四面漏风,在家里冷得瑟瑟发抖。有时睡在床上还会被冻醒。为了遮寒取暖,父亲经常用废报纸把窗户遮挡起来。本来房间窗户就小,采光不好,糊上一层旧报纸后,光线更暗了,即使白天戴眼镜也难以看清书上的字。这对于爱看书又喜欢写作的父亲和我来说,是很伤脑筋的事情。再加上那时,我高中毕业几年了,也快到找对象的年龄,看到这样破破烂烂的房子,谁家愿意嫁过来啊?父母为此忧心忡忡。

那是1984年春节,趁姐夫、姐姐回娘家拜年,父母把我们请到一个房间,共商起屋大计。通过半天商讨决定:老父老母出钱,我们年轻人出力。说干就干,过了几天,我们请人拆除了那幢摇摇欲坠的木房。我和姐夫、姐姐每天起早摸黑,披星戴月,一共砍了几百捆柴,手工制作了3万多块砖,然后把砖烧好出窑,用拖拉机一车一车运到屋场。经过大半年的自力更生,到秋末,这座砖瓦楼房终于竣工:一共四排三间两层,青砖黑瓦,窗户安装了钢筋、玻璃,房间粉刷得雪白明亮,是我们村当时最早建造的新屋之一。

东西南北中,挣钱到广东。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流行的一句话。当时,广东成为全国打工者心驰神往的天堂。我和妻子背起行囊,爬进拥挤不堪的绿皮火车南下广州闯荡。两个幼小的孩子,分别送给他们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管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缺乏竞争力,打拼了两年半,夫妻俩省吃俭用,赚到1万多元,又打道回府。

这时已到1995年夏天。回家我们发现,11年前建造的那幢砖瓦楼房,已明显陈旧落后。于是,我们毅然拿出辛辛苦苦打工赚到的钱,又在旁边扩建了一幢两层的钢筋水泥楼房。楼顶可以晾晒稻谷、黄豆、花生、萝卜、芥菜、红薯片等农产品,非常方便,不必去屋外晒谷场晒东西了。而且,外墙粉刷了一层水泥沙子,预备以后贴瓷砖。楼顶四周用水泥花板围起来,并安装了下水道,既安全又美观,远远望去,像一座漂亮的小别墅。

有人说,故乡容不下理想。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1997年10月,我和妻子又离乡背井来到浙江打拼。20多年来,我做过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经理、企业报主编,一步一个脚印砥砺前行。同时,坚持业余写作,每年发表几十篇作品,10多年来在《人民日报》等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文章上千篇,前年出版了3部作品,并加入了省作协。

妻子工作也很出色,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工资芝麻开花节节高。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某企业搞销售,从见习业务员干起,到省区经理,如今当上大区主管,工资待遇水涨船高。在我们赞助下,前年,他在城里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国庆节搬进新居,并与本公司一名女孩结为伉俪,年底还买了一辆小车,可谓喜事连连,梦想成真。

城里买房,在10多年前,对于我们这些农二代或普通工薪阶层来说,简直就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那时候,即使在老家农村造一栋楼房也不容易呵!可喜的是,这些年,社会进步,经济飞速发展,通过我们一家人的奋力拼搏,精打细算,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四十年『脱胎换骨』永康人

张泽宏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永康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许多人认为是道路宽了,高楼大厦多了,是满大街跑的豪车多了,是GDP排位靠前的了。没错,这些变化是挺大的,但是我认为,变化最大的还是我们永康人!因为只有人变了,经济才会发展,环境才会改变。

回到四十年前,永康人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金华到永康的公共汽车上,永康人从来不对号入座,车站人员出面维持秩序,永康人还理直气壮地回应:永康人谁和你对号入座啦!有一年,为了争抢座位在车上大打出手,还出了人命。那时候,一些永康人硬往自己额头贴上了不讲秩序讲抢头前,不讲规矩讲乱拨三千的标签。

那时候的正月,金华火车站里几乎被永康的出门人占领。那些衣衫褴褛,台阶地板排凳上横七竖八躺着坐着的,旁若无人高声呼唤,罗,罗,罗,的,十有八九就是永康人。

那时候的永康人,熟人碰面讲得最多的问候语就是:食过咪啦?和低俗下流的脏话,不顾场合,不管路人怎么皱眉侧目,依然吐沫四溅。

那时候的永康手艺人,挑行担,补铜壶打镰钉秤,打金打银修磅秤,赚钞票讲的是短平快,为了赚钱什么手段都不缺,永康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又不跟他做亲戚?

现在的永康人,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从内到外,从物质到精神脱胎换骨的变化。

现在的永康人,在超市、在高铁站、在医院,都是在井然有序地排队;在这些公共场合,他们不再旁若无人高声喧哗,除了文学作品和地方通俗文化研究领域外,如今在永康的各个角落里几乎已经听不到罗,罗,罗的呼朋唤友声,也几乎听不到那些庸俗丑陋下流的脏话。现在最常听到的问候语,不再是夜饭食过咪啦,而是您好!谢谢!又到哪儿玩去啦?等等这类彰显文明、自信、快乐、健康向上的内容。现在的永康人,到处可见在应急救援、环保、五水共治等各个领域的志愿者的身影,那些从走街串巷的行担手艺人发展而来的当代永康企业家,也已经走出了不讲质量轻服务,又不和他做亲戚的怪圈,把自己企业的信誉、产品、品牌当作生命之本,从而把永康制造的名号叫响全世界。

很难想象,这些人还是四十年前的永康人。不难发现,他们的变化,不仅是停留在仓廪实而荣的浅表层面上,而是已经站在一个从容自信、举止优雅、精神物质文明全面提升的全新的高度上了。

去年夏天,我与家人朋友在临安太湖源镇白沙村避暑时,我加入了一个永康人组织的公益小群体。每天晚饭后散步时,我们公益团队把别人乱扔在溪涧碧潭边的垃圾捡起来。我还有一位老邻居,见到一位当地老人在为游客修路,当场送给那位老人200元钱。前些天,在老年大学一次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故事会上,一个故事也深深地打动了所有的听众:一个已经有了二子一女的中年人,收养了一个先天性白内障的弃儿。他含辛茹苦,做小生意积小成多攒了几十万元,本来想为亲生儿子盖房子,可他却用这笔钱,给这位婴儿治好了眼睛!这些事情,在四十年前的永康,是很难想象的。

从文革年代人们谈政治噤若寒蝉的社会政治局面,到改革开放初、中期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什么都敢骂的畸形政治气候,再到如今骂声少了,赞扬声多了,参政议政意识强了的清明政治生态,只用了四十年!这些改变,都是因为永康人的精神面貌在改变。而永康人精神面貌的改变,还不是因为有了党伟大正确的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吗?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烟雨楼上见红船 (外一首)

陈星光

微风吹来阵阵恍惚
烟雨楼上不见了皇帝,
只留下他和文人的诗句。
人们依然像一群群鱼
把沉默倾吐。

一艘船里分娩出一个政党。
一个党最终统领了中国。
船是红的,国也是红的,
南湖的水是黄的,与运河相连,
像亿万只雄狮眯着眼。

炮声远去,整个城市是一个花园。
今日风和日丽,秀水泱泱,
红船静静停伫。
我们握紧手中的桨橹。

阳光倾洒下来,
波光荡漾无数条道路。
翻开心底的苦难与辉煌,
未来篇章应由我们写下
一行行自由和真实。

塘里有一艘船,叫红船

遇见塘里前先遇见老孙头
他在全市大会上作报告
声如洪钟
满头白发
红黑的脸颊

老孙头大名孙朝厅
是塘里村党支部书记
塘里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
从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村落
变身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庄

因为塘里气质
孙朝厅成了大名入
大家亲切地叫他老孙头

老孙头很少说话
每次见面
都只是微笑着
热诚的脸
像一个深藏不露的大侠

塘里是诗歌的村庄
老孙头和他的村民写诗不用笔
用一颗红心
撸起袖子
一笔一画
都是新时代的模样

塘里有一艘船,叫红船

陈星光 原名陈光,生于1972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永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主要作品有诗集《月光走动》和《浮生》。穿行于市声、月光和山野,以梦为马,以诗为寄。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0579-87117752



投稿邮箱 1554397725@qq.com
投稿邮箱 总部中心金贸大厦三楼永康日报社
联系电话 0579-87138743

牛耕